

補註瘟疫論

卷二



補註瘟疫論卷之二

延陵吳有性又可甫著

鴛湖

洪天錫吉人補註
尚友山人氏

男道揆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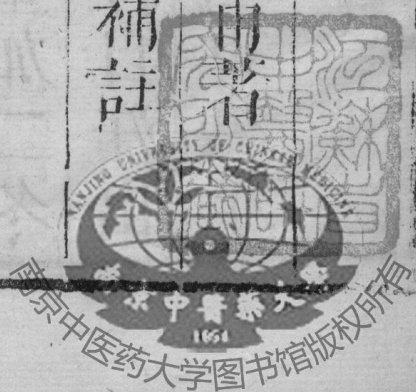
源 璋
濟 王燦 棧梓

奪氣不語

內經云邪氣盛則實
正氣奪則虛實者宜
瀉虛者宜補皆可愈
也

時疫下後氣血俱虛神思不清惟向床裏睡似寐非寐
似寤非寤呼之不應此正氣奪與其服藥不當莫如靜
守虛回而神思自清語言漸朗若攻之脉必反數四肢
漸厥此虛虛之禍危在旦夕凡見此證表裏無大熱者

即表裏有大熱



者亦非人參不可
宜人參養榮湯補之能食者自然虛回而前證自除設

不食者正氣愈奪虛證轉加法當峻補

尚友山人曰經云熱病瘖瘡不言三四日不得汗出者

死是失音非奪氣此云奪氣則非失音也瘖瘡不言邪

熱入足少陰以舌本係腎脉挾腎爲肺子聲音者肺主

之子傷而母亦傷故瘖瘡不言金水二臟被火刑矣實

則白虎涼膈以祛熱而得汗虛則六味地黃重加二冬

以養陰而得汗仲景云風溫爲病脉陰陽俱浮自汗出

身重多眠睡息必鼾語言難出又云少陰病咽中傷生

瘡不能語言聲不出者苦酒湯主之此二條亦金水二

臟之被火刑也王海藏云傷寒傳至五六日間漸變神

昏不語或睡中獨語一二句目赤唇焦舌乾不飲水稀

數者熱也

粥與之則咽不與則不思六脉細數而不洪大心下無

痞腹中不滿大小便如常或傳至十日已來形貌如醉

瞢見神昏不已多用大承氣下之則誤矣蓋不知此熱

傳手少陰心經也宜梔子黃連黃芩湯導赤散此又歸

之於心以言爲心聲而非肺腎矣然總非此條之奪氣

不語也各有病因有治法不得混而同之

奪氣不語是氣血大虛非亡陽也且神思不清餘熱猶

或擾之人參養榮湯極爲對證何可用薑附乎卽誤攻

沉細中見數爲寒甚
真陰寒脉脉常一息
七八至余謂數自主
熱沉中見數則內熱

沉細中見數細者氣血弱也則爲虛甚而熱不必有寒一息七八至蓋脉之將去散亂于外有出無入猶脉至如湧泉之意若以爲寒蓋陰寒盛極逼其陽火於外故一息七八至而按之無力而散猶少陰格陽症之咽痛煩燥也洪弦類寔矣而少陰虧損者脉必關格倍常可攻伐乎

以至四肢漸厥薑附在所取資然必重以參芪爲之主歸芍爲之輔非可單恃四逆遂爲救生寶符也又可云峻補而不立方正欲人臨時消息之

又可謂若攻之脉必反數最妙而庸愚輩又必以數爲熱矣善乎類經之言曰數爲熱矣而凡虛損之候陰陽俱虧氣血敗亂者脉必急數愈數者愈虛愈虛者愈數是數不可以槩言熱可寒涼乎

薛慎菴曰人知數爲熱不知沉細中見數爲寒甚真陰寒證脉常有一息七八至者但按之無力而散耳予按又可奪液無汗虛煩似狂奪氣不語應補諸證四損不

後周姚僧垣年二十四武帝召入禁中面加論試僧垣酬對無滯帝奇之帝嘗因發熱欲服大黃僧垣曰大黃乃是快藥然至尊年高不宜輕用帝弗從遂一至危篤簡文在東宮甚禮之四時伏臘每有賞賜元帝嘗有疾乃召諸醫議治療之方咸謂至尊至貴不可輕脫宜用平藥可漸宜通僧

可正治等條其爲虛慮者至詳且切奈何用是論者第知從事於達原三消承氣湯即可慨已

老少異治

三春旱苗得雨卽榮殘臘枯枝雖灌弗澤凡年高之人最忌剝削設投承氣以一當十設用參朮十不抵一蓋老年榮衛枯濇幾微之元氣易耗而難復也不比少年氣血生機甚捷其勢渟然但得邪氣一除正氣隨復所以老年慎瀉少年慎補何況誤用耶萬有年高稟厚年少賦薄者又當從權勿以常論

尙友山人曰丹溪治一人年六十六正月間因忍飢冒



垣曰脉洪而寔此有宿妨非用大黃必無瘥理元帝從之進湯訖果下宿食因而疾愈按此卽老少異治之說

寒作勞頭痛惡寒發熱骨節皆疼無汗至次日妄語熱愈甚自服參蘇飲而貼汗不出再一服以衣覆取汗方出而熱不退診其脉兩手皆洪數而右爲甚此因飢胃寒加之作勞陽明經雖受寒氣不可攻擊宜急以大劑補之以回其虛俟胃氣充實自能出汗而解遂以參芪白朮歸身陳皮炙甘草加熟附子一片一晝夜服五貼至三日口稍乾言語有次諸證雖解熱未退去附子加白芍又兩日思食作肉羹間與之又三日精神全二日許自汗出而熱退診其脉不數而洪洪脉作大論此年高而悞汗後必有虛證見又與前藥至次日欲大便努

責不堪醫欲投大黃巴豆等予謂此非實秘爲是氣因
悞汗而虛不得充腹無力可努仍與前藥以肉粥菹菜
與之一日半煎濃葱椒湯浸下體下大便軟塊者五六
枚診其脉仍大未欽此氣血未得回復又與前藥經兩
日小便不通少腹妨悶仰卧則點滴而出予曰補藥服
之未盡於前藥內倍加參芪服兩日小便方利而安

薛立齋治一人年七十九仲冬將出少妾入房致頭痛

一派虛火內熾以芩連輩撲滅則陽氣

發熱眩暈喘急痰涎壅盛小便頻數口乾引飲遍舌生

壞而斃須知火之有餘水之不足也滋益真陰重扶

刺縮欽如荔枝然下唇黑裂面目俱赤煩燥不寐或時

元氣

喉間如烟火上冲急飲涼茶少解已瀕于死脉洪大無

真陰虧

損者脈必洪弦倍常
倫且有力捫其身烙手此腎經虛火遊行於外也投以

十全大補加山茱萸澤瀉丹皮山藥麥冬五味附子
鍾熟寐良久脈證減三四再與八味丸服之諸證悉退
後畏冷物而痊

妄投破氣藥論

溫疫心下脹滿邪在裏也若純用青皮枳實檳榔諸香
燥破氣之品與其寬脹此大謬也不知內壅氣閉原有
主客之分假令根於七情鬱怒肝氣上升飲食過度胃
氣填實本無外來邪毒客氣相干止不過自身之氣壅
滯投木香砂仁豆蔻枳殼之類上升者即降氣閉者即

通無不立効今疫毒之氣傳於胸胃以致升降之氣不利因而脹滿實爲客邪累及本氣但得客氣一除本氣自然升降脹滿立消若專用破氣之劑但能破正氣毒邪何自而泄脹滿何由而消治法非用小承氣弗愈旣而腸胃燥結下旣不通中氣鬱滯上焦之氣不能下降因而充積卽膜原或有未盡之邪亦無前進之路於是表裏上中下三焦皆阻故爲痞滿燥實之證得大承氣一行所謂一竅通諸竅皆通大關通而百關盡通也向則鬱於腸胃之邪由此而下腸胃旣舒在膜原設有所傳不盡之餘邪方能到胃乘勢而下也譬若河道阻塞

前舟旣行餘舟連尾而下矣至是邪結並去脹滿頓除
皆藉大黃之力大黃本非破氣藥以其潤而最降故能
逐邪拔毒破結導滯加以枳朴者不無佐使云爾若純
用破氣之品津液愈耗熱結愈固滯氣無門而出疫毒
無路而泄乃望其寬胸利膈惑之甚矣

尙友山人曰又可爲溫疫而言重在大黃逐邪不在枳
厚破氣然卽自身之氣壅滯其屬實者用枳朴中病卽
止不可過當稍涉虛者卽爲禁用其或補中利氣亦只
加入陳皮佛手耳蓋國家元氣一日不敗卽生民一日
不危士氣一日不衰卽名節一日不壞人身元氣一日

不盡卽軀殼一日不死氣之爲義大矣哉易曰慎言語
恐耗氣也論語曰食不語寢不言楊氏註釋肺爲氣主
而聲出焉寢食則氣窒而不通語言恐傷之也老子曰
人大言我小語靈樞口問篇曰上氣不足腦爲之不滿
耳爲之苦鳴頭爲之苦傾目爲之眩中氣不足溲便爲
之變腸爲之苦鳴下氣不足則乃爲痿厥心悅孫思邈
曰多言則氣乏書曰行走勿語傷氣語多則住而再語
呂洞賓曰寡言語以養氣學山曰調息寡言肺金自全
按儒仙之道不同而其愛惜元氣則一夫氣過用且傷
而况妄投破氣之藥乎吾見世之庸流治痞結滿脹不

量病之虛實人之強弱率以枳朴青榔等從事虛弱者
固立促其命實壯者亦暗受其戕天地好生而若輩殺
生聖王重人而若輩費人縱免憲律能逃鬼殛耶喻嘉
言大氣論提撕世人有益於醫學不小附錄於後

喻嘉言曰天積氣耳地積形耳人氣以成形耳惟氣以
成形氣聚則形存氣散則形亡氣之關於形也豈不鉅
哉然而身形之中有營氣有衛氣有宗氣有藏府之氣
有經絡之氣各爲區分其所以統攝營衛藏府經絡而
令充周無間環流不息通體節節皆靈者全賴胸中大
氣爲之主持大氣之說內經嘗一言之黃帝問地之爲

下否乎岐伯曰地爲人之下太虛之中者也曰馮乎曰
大氣舉之也可見太虛寥廓而其氣充周磅礴足以包
舉地之積形而四虛無着然後寒暑燥濕風火之氣六
入地中而生其化設非大氣足以包地於無外地之震
崩墜陷且不可言胡以巍然中處而永生其化耶人身
亦然五藏六府大經小絡晝夜循環不息必賴胸中大
氣斡旋其間大氣一衰則出入廢升降息神機化滅氣
立孤危矣如之何其可哉金匱亦嘗一言之曰營衛相
得其氣乃行大氣一轉其氣乃散見營衛而不和諧氣
卽痺而難通必先令營衛相得其氣并行不悖後乃俟

靈樞海論云膻中者
為氣之海五味篇穀
始入于胃其精微者
先出于胃之兩焦以
溉五臟別出兩行營
衛之道其大氣之搏
而不行者積于胸中
命曰氣海兩行營衛
謂行中焦生營行下
焦生衛也大氣即宗
氣也

胸中大氣一轉其久病駁劣之氣始散然則大氣之關
於病機若此後人不一表章非缺典乎或謂大氣即膻
中之氣所以膻中為心主宣布政令臣使之官然而察
之天運膻中臣使但可盡寒暑燥濕風火六入之職必
如太虛中空洞沕穆無可名象苞舉地形永奠厥中始
為大氣膻中既為臣使之官有其職位矣是未可言大
氣也或謂大氣即宗氣之別名宗者尊也主也十二經
脈奉之為尊主也詎知宗氣與營氣衛氣分為三隧既
有隧之可言即同六入地中之氣而非空洞無着之比
矣膻中之診即心包絡宗氣之診在左乳下原不與大

平人氣象論曰胃之大絡名曰虛里

貫膈絡肺出于左乳下其動應衣脉宗氣也
氣混診也然則大氣於何而診之內經明明指出而讀

者不察耳其謂上附上右外以候肺內以候胸中者豈
其診也肺主一身之氣而治節行焉胸中苞舉肺氣於
無外故分其診於右寸主氣之天部耳金匱獨窺其微
舉胸痺心痛短氣總發其義於一門有謂氣分心下堅
大如盤邊如旋杯水飲所作形容水飲久積胸中不散
傷其氤氲之氣乃至心下堅大如盤遮蔽大氣不得透
過祇從旁邊輓轉如旋杯之狀正舉空洞之位水飲占
據爲言其用桂枝去芍藥加麻黃附子以通胸中陽氣
者陽主開陽盛則有關無塞而水飲之陰可見睨耳其

本草衍義云每人家婦女有孕則服枳殼散調能縮胎令人易產乃大不然凡胎壯則子有力故易產村婦平日健啖其產特易今服枳殼反致無力兼子亦氣弱難養

治胸痺心痛諸方率以薤白白酒為君亦通陽之義也

因有枳餘故用枳恐過損故加朮

若胸中之陽不虧可損其有餘則用枳朮湯足矣用枳

必與朮各半可過損乎識此以治胸中之病寧不思過

半乎人身神藏五形藏四合為九藏而胸中居一焉胸

中雖不藏神反為五神之主孟子之善養浩然原思之

歌聲若出金石其得全於天不受人損為何如今人多

暴其氣而不顧迨病成復損其氣以求理如本草云枳

殼損胸中至高之氣亦有明言何乃恣行無忌耶總由

未識胸中為生死第一關耳特論以明之

又曰凡治病傷其胸中正氣致令痞塞痺痛者此為醫